



独孤之旅

台湾 曹又方



独孤之旅

台湾 曹又方



20011569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年 北京

(京)新登字191号

书 名 独孤之旅
作 者 台湾 曹又方 著
出 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98千字
版 次 1992年4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7—5057—0357—9/ I·193
定 价 2.80元

2673 6A

目 录

| | | |
|------|-------|---------|
| 演 出 | | (1) |
| 独孤之旅 | | (21) |
| 爱情新解 | | (50) |
| 摩登男子 | | (101) |

演出

在我迁入声名狼藉的位于伽蓝街的寄宿舍的时候，虽然是蓄意有心的行为，仍然不免对于人们风评之中的那分堕落生活心怀三分畏惧，但是却不足以抗衡那同时存在着的强烈的诱惑与好奇。

伽蓝街的寄宿舍是一栋寻常的三层楼公寓房子，正面砌饰着天青色的小块瓷砖，旅馆式的长廊和屏栏面临着这条相当僻静的街道。名为伽蓝，可能是源于位在街口的一座寥落敝旧的寺庙，从那乌黑沾满落尘的庙貌望去，能够维持香火不断，已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小街上有一家面馆和武侠小说出租店，显然都是做着以寄宿舍学生为主的生意，除却这两间店面之外，左邻又新开了家西药房，新张之日竟然与学校春季开学是同一天。这条街上最早的店铺想必是那家令人憎厌的摩托车行了，除了制造间歇性的机械噪音之外，也在空气中散播浓浊的机油和碳

臭气息，似乎有意在为这条幽僻的街道破格。

第一回上面馆，只见门楣上的春联纸色腥红、墨色浓黑，过完元宵才离开家的，农历年原不过是半个来月以前的事嘛。店老板热络地用一口山东腔招呼我这个新客。不用问，那春联上的生意财源通达五湖三江，以及横幅上的必然全出自他的手笔了！

偌大一碗阳春面端上桌，泛着油星的汤面上卧着一枚瓷白的水包蛋，并缀有成簇成片的碧绿青菜，热腾腾地薰人一脸雾气。我并未立时举箸，目光重新回到门前一株疑似茄冬的巨树上。

耳边又响起了那口山东腔：“现在的小伙子吃得真少，咱那时候这面三碗也不会饱！”

我笑笑，信口问道：“门口这树正在开花哩，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壮汉不带劲儿地摇摇头走开去。我则凝视着生满椭圆形树叶的树身，肯定着这分明是一株茄冬树。正值换叶时分，老叶犹存，而新叶已经满枝，仔细望去，上面并神奇地簇生着细密的黄绿色小花。竟然从来不知道茄冬也会开花哩！

走出面馆，才发现到小街上竟然生长着许多株相仿的美丽茄冬树，为荒僻的街道平添了景致风情。铺陈着落叶的地面上，亦散落着许多淡绿色梅花状的落英，鼻息里感应到一股充满生机的潮湿温暖的春气……

在家人的游说威迫之下，我终于放弃文学，而改习医科。如此重大的妥协和牺牲，为我博得一分生活上为所欲为的自由。既然感到出卖自己，便一任自己放肆着，并不明晓究竟

是在向谁报复？

事实上，在尚未搬离校舍迁入伽蓝街以前，在精神上我早已是一名浪荡儿了。初获衣着自由，不知不觉便模仿起为我所崇拜的一位俊秀的表哥。有着颀长体裁的他，颊上依稀染有蔷薇之色，眼眉之际，更带出几分令人着迷的忧郁气质，总觉得那身略显宽松的浅色西服，在他身上形成一种颇为奇魅的水性潇洒。

然而，华美的衣着，毕竟只不过是转渡角色时所必需的道具，我全然不会吝惜到舍不得与朋友共与。这样大方的气度，旋即为我带来了许多友谊。

众所周知，伽蓝街寄宿舍里的居民泰半是来自南洋、中南半岛以及香港的侨生。在几位知名的长老里面，比方说有一位叫做高佬的人，便从来不讳言他已念到“大七”，可真够高，也够老的。妙的是他不但与我有着相同的衣裤尺码，并且同样选读牙科——我们都不幸拥有一位开业诊所的父亲，学医牙科便是习医的最低妥协。由于这种渊源，高佬便成为我迁入寄宿舍后的第一位朋友。

就在我尚为充斥在宿舍里面的那些粗鄙的黄色“小本”偷偷面红耳赤，并且大为冲动，却不得不在前辈面前佯装老练，隐藏自己稚拙的当儿，高佬与他的友好们，已然把我纳为同甘共苦的一员。

新的家族性群居生活，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慰，而且暗自膨胀为绿林好汉般的忠贞友情。每当成员之中有人收到家中的接济，这“过年”的节目永远有我一份。这时候，高佬总会把他那只进出当铺不知凡几的劳力士金表，海仔也会把

他的命根子小喇叭从典当铺里救赎回来，大伙再视余力一道吃喝玩乐一番。

暑假倏至，我自然是借口补课宕延返家。这时一件令我十分意外并感到兴奋的事发生了！那位自从我进入大学之后便未曾谋面的表哥突然来到了C城，并且奇迹似地出现在我伽蓝街的寄宿舍里。

“简直是大人了嘛，正业，还留着漂亮的小胡子！”表兄在我的肩膀上拍抚两下，令我不禁腼腆地用手掩遮着自己唇上的淡髭来了。

望着浴在夕暮晖光里的表哥，一身仍然洋溢着那种特有的轻薄流质的潇洒，挺着秀直鼻梁的颜颊两侧，取代过往那神秘的蔷薇之色的竟然是泛青的苍白，而从鼻翼朝下颌削去的两道法令纹亦深刻了许多。当他笑起来的时候，那惯常流露的苦涩与嘲讽意味，便与眉宇之间的郁气连成一片了。

由于有一笔房地产的买卖须要在C城进行，表哥居然表示愿意在我杂乱无章的寝室盘桓数日。这项要求，竟然出自一个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口中，无疑是令人受宠若惊的了。

这天晚上，我的书桌便权充饭桌，张罗成一桌克难酒菜，哥儿们也都随同我一般把表哥当成名字来呼唤。然而，不管一向寡言的他，表现得多么随和，任谁也看得出他的烦忧。几杯水酒下来，额头已是汗意沁然，敞开来的白衬衣领口，裸露出长颈根下瘦削而性感的锁骨，喉结颤动，连带地太阳穴边微蓝的筋脉也为之浮动，颊色亦愈发地青白，眉峰则更加郁结了。

直到众人散去之后，在我出自关爱的诘问下，表哥才坦承他与妻家所经营的一家会员制的上流社会俱乐部新近结束营业，并与表嫂业已分居。

面对表兄那张在深刻起来的法令纹下紧闭的口唇，是不容许我这个一向未能与他立于相等层次上的后生再进一问。然而，表哥的妻子优雅的外貌却是有目共睹，出自名门闺秀的她，父亲拥有巨大的产业，包括一家最具水准的高尔夫球场。当初决定经营俱乐部，多少必与他们有着这样一批基本的富闲阶级作为根柢大有关联。

表兄显然并不希冀我来分担他的苦痛，提出就寝的建议。熄灯之后，他把身子背过墙去，十分明显地在避免交谈。

半夜里，我为雨声骚扰得清明过来，以为是听见了啜泣，因此也得以觉察对方似乎始终未曾进入眠寐。冥黑之中，一双静静燃烧着的哀愁的眼眸，竟然在我接近拂晓的微眠时刻，漂流在滂沱的雨洪里，变成了溺水灭顶之人绝望的哀告。

翌日，表兄镇日外出，直到日暮时分，他才幽灵似地重新出现。由于我正在对镜修饰逐渐黑浓起来的唇髭，只打过一个照面，他便踱向廊前凭立。穿越门限，我望着他那单薄修长的背影，仍然是昨日的一身麻料夏季西服，只是那微微泛着湖绿的色泽，全给稀薄的日光吞噬，看去仅是一个灰白色的魅影。

理容完毕，我亦踱到廊前，默然地陪伴表兄伫立沉思。雨后天晴，西天格外灿烂的红紫云霞正急速黯去，化融为混沌乌黑的一片。静穆中，石阶上突然踩出高跟鞋的脆响，一股浓香袭来，只见与海仔同居一处的南施打扮秣雨得令人不

好意思逼视，来到我俩面前，运用一种柔腻的女性特有腔调说道：“怎么？表哥是才打外边回来，还是正要出门？正业没有跟你说起今天晚上到小巴黎去吗？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得跟我们一道去！冯至青今天晚上在那儿表演，第一演场出呢，不能错过。除了色相，歌艺可是绝对一流的呢！”

在我们等待首肯的注视中，表哥的颜肌仿佛抽搐了一下。然而，毕竟他是一个在欧陆留过学的人，任怎么也无法拒绝一项女士提出的请求，终于伙同大家一道出游。

小巴黎舞厅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因为海仔曾经在乐队里面担任过喇叭手，并且在那里与伴舞的南施一见钟情。南施是一个冯至青迷，这场演出岂容错过，何况又可顺便去探望她的那些姐妹淘。往往，在大伙经济拮据的时刻，她便会义无反顾地重新下海货腰。生活在这样一群有趣味、有情义的友朋里面，在我实在是一件既新鲜又浪漫的事。

但是将这样一份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在度过童年期，实质上与我已然十分陌生的表哥眼前，的确十分令人忐忑不安，同时却又具有过起成年男子生活的一份骄傲。似乎，这么一来，自己便足以和过去偶像一般的表兄平起平坐了。

表哥的倜傥不俗，到了舞肆这般的场合，自然是更为出众了。但是，他除却去饮酒之外，仅在南施的鼓动催请之下与她共舞了一曲探戈。只见他衣袂飘飞，每在弋然回转凝止的时刻，显现出无比的俊美英爽。已然微醺的他，步态格外显示出一种悬疑未决，却又出乎意表之外的流利奇突。看得我心神为之痴迷，不禁怜爱并感叹着这样一位风流的人物，不知还要如何地在情海里颠覆生波呢？

“醉了，醉了，你们想看我打醉拳么？”表哥无论如何再也不肯起舞。酒，却是不待人斟，完全自动自发。额上汗意淫生，浓眉不觉颦蹙，不知是为着如何一种心绪牵绊愁苦着？

由于多番涉足，我已经与一位生有巨大眼眸，并把眼圈涂得墨黑，花名叫做“小日本”的女郎有着一份情谊，然而，我却不记得曾经与她交谈过任何一句有意义的话语。每在踏进深海一般滑软的舞池，牵起坐在池边长凳上等待邀舞的她，我们游得完全不似一双比目鱼。相隔着相信是舞厅里舞客与舞女之间最长的距离，我们只在地板上画着十分严谨而规律的舞步，就仿佛孩童认真地玩着某种游戏一般。一曲终了，便护送她回到池畔的长凳，并从口袋里摸出那本委托南施买回的折价舞票，撕下一张放到她潮润温暖的手中。

借着舞厅所特有的一种幽靡的灯色，有时我静静地观望着她与别的客人拥舞，抑或木然闲坐在池边，全然猜测不出她的心事。乌油油而内曲着的齐耳短发，额前蓄有一排齐整的浏海，发顶尚插着一朵艳红的绢制玫瑰，令人想起家中钢琴上摆设着的跳弗兰明哥的西班舞女。但是在卡门的艳浓之外，她的确亦流露出几分与这韵致大相径庭的东洋娃娃的稚媚。这样的综合，于是便构成一种奇异而虚幻的存在。跳舞的时候，尽管抚在她腰际的手心传来温暖的肉体的触感，仅仅及于我鼻翼之下的发顶亦在我的鼻息渗入几丝洗发精的药香，却仍然缺乏真实之感。

我猜想自己只是她心目中的一位稚拙的年轻好客人，而她，却是一位我想要又觉害怕的欢场女子。但是，今夜却不不同了，由于表哥的同游，我必须表现出一个成熟男人的气

概。我的遽然将小日本搂近身驱的举措，惊得她一个颠簸，几乎让银亮的高跟鞋踩上我的脚。

我掩饰着自己的羞窘，并隐忍着背脊上的燥汗刺痒，用手掌在鼻前扇风，故作轻松地说：“场子里有点闷，待会愿不愿意一起到外面去消夜呢？”

她轻描淡写地颌一下首，似乎我的重大决定于她全然不具考量的意义。继而说及完全不相干的另外一件事：“方才跟南施跳探戈舞的那位与你同来的先生，你说是你的表兄是吗？今天下午我在路上遇见他了呢！而且，如果没看错的话——我相信我并没有看错——那个与他走在一起的戴黑眼镜的漂亮女人便是待会要在这儿演出的冯至青。”

在我尚未对这段故事做出回应，乐曲已终。同时，水晶舞台四周蜂巢一般结织着的球形灯泡，刹那之间一齐辉亮起来。表演时间已到，观众鼓噪呼啸着，一如黄昏振翅扑翼的鸦群。

“……总之，能够请到鼎鼎大名的低音歌后，性感女神，女人中的女人，冯至青小姐莅临演出，是本厅最大的荣幸，也是……”

如潮的掌声在耳际超乎寻常地疯狂炸裂开来，听去竟然粗暴一如枪弹霹雳。坐在骤然翳暗显得凄迷污浊的厅内，观众们饥渴期待的眼神追随着几柱艳异的银红、金绿光柱转移。一阵哗噪，只见从舞台相反的方向，一个穿着黑色紧身礼服的女子，扭动着蛇一般柔媚蛊惑的体躯，闪现着一双裹在高叉衣摆中的雪白肤色的长腿，一摇一曳迈着迂盘回曲的舞步，穿越层层观众，从舞台上展现。

来到舞台中心的表演者，定定地朝台下凝眸凭视片刻。在异常的静阒无声之中，似乎觉得被她的目光扫视到了。不过，这亦许是台下观众共同的感觉。这时，演出者猛然一昂首，再一甩头，一条横里伸展开来的乳白色臂膀，倏然甩脱下那条从肩头掩垂至胸前的披巾，裸露出V字形的低领口和削肩。

将将拔高喉音，才唱出第一声“爱神”，台下的观众便为之嘶叫沸腾，狂热地回应着。五彩的灯色急速嬗变着，她独自一人在台上载歌载舞，不时奋力踢高修长美丽的腿，圆熟地旋转身躯，并且倾尽生命之力摇撼着她的头颈咏唱，因而带动起显然没有经过束缚的天然胸房的震漾……

虽然从来不曾涉猎流行歌曲，但是亦曾经由荧光幕上对冯至青的歌喉色相积存泛泛的印象。可是，我必须坦承对于她的现场演出体会到一种易受感染的令人迷魔的质素。我一时也无法解说得清楚，只依稀感到那是混合了声魅、色力，靡骀之中，却又显得无比单纯原始的神秘矛盾组合。

我不禁偷眼朝表兄脸上追索，小日本说及午后曾与表兄遇合的话不会是无的放矢，那么，他与舞台上的女子究竟是如何一种牵连？十分明显地，表兄已达酩酊的程度，毫无顾忌地将头颅歇息在沙发背上，身躯下梭斜倾，窄细的乳白色丝质领带吊索一般弛解在松开的领口下，冷汗淫淫的青白色颜脸，几乎可以说是已经濒临醉倒的边缘了。然而，却亦无法由此证明他与台上的女子相关的真实性。

也许是由于感应到我注视的目光，表兄挣扎起身，举起酒杯，又朝每逢饮酒眼球便网满红丝的高佬敬酒。高佬反手

取得几上的酒杯，做状往空中一举，仰颈饮尽，握着空杯，视线便又迅速地回到台上的演出，口中不胜钦慕地夸赞道：“多么够味的女人！”

南施在身边笑道：“哼，还说不肯来呢！”

高佬微微耸一下肩，故意带着三分淫邪笑道：“你知道我一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在我是愈低级愈有趣！”

南施啐道：“什么低级不低级的，我看你自己才最低级呢！”

一个多学期的交往，不能不说对于高佬这种随时会冒出口来的刺人反调有所体悟。常常是在污蔑别人的同时，也污蔑着自己。

就在表哥出现的前半个月左右，我的心灵才经历一次强烈的冲击。

那天晚上，十点已过，从外边回来的高佬招集并带领我们一行五人，来到一条黯黑迂回的巷衢，只消步入玄关，已经嗅出一种属于没落的旧式旅邸所特有的肮脏陈腐异味。当然，我也不会愚笨到不知高佬所卖弄的神秘，不过是一些与性事有所关联的把戏。

在一间十余席的榻榻米房室里，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看见了五六个与他们脱落在地上的木屐鞋履十分匹配的市井之徒，已然在里面选好有利的位置等待着了。片刻之后，一个唇际蓄有胡髭让人兴生不洁联想的中年男子，开始颇为老练地向众人介绍起包括活春宫在内的一组节目来。我的内心，却突然强烈地厌憎着自己唇上的髭须。

毫无疑问，小电影之于我亦一如寄宿舍里的那些小本一

样刺激新鲜，尚属第一次经验。影片放映的中途，不得不感谢高佬突梯的一句笑话为我分神。他指着映画上一个光身支起双臂做出律动的男子独独未曾卸下的腕表调侃道：“怎么？这小子在做手表广告么？”

接下来是春宫表演。

看完表演出来，我满怀着与官能亢奋之后背道而驰的极度沮丧，徒步走向伽蓝街，垂首望着遍地深浓的茄冬月影，始终未曾开口述说一句话。

高佬走近身来，才将一只手拍到我的肩上，我便怒冲冲地高耸肩胛将之顶脱了。

“别这么清高了，詹正业。”高佬运足脚劲狠狠地将一粒石子踢得又高又远，发出一响激越的迸落，“每个人都得吃饭谋生啊。在我看来口腔和阴道实在没有什么差别，咱们干牙医的，不是一辈子都得守住别人张开的嘴吗？告诉你，昨天我才在图书馆里看到一篇医学报导，说是牙医生的世界过于狭隘，得精神病的比率特别高呢！”

但是，我却可以确信高佬绝对不会是一个罹患精神病的人。望着他那张由于专注舞台表演而不自觉上仰的侧脸和微微开启的口唇，似乎全然不曾意识到迷恋着的也不过是一种口腔的作用。

舞台上的女子，圆张着红鲜光亮的完美唇形，唇膏把颊颜点现得几乎是刹白的了。她仍然在那儿将一手按在前胸，颦眉顿首，恨不能把肺腑呕唱出来。

曳长的尾音颤颤地消逝，一曲终了，那演出者的身躯却猛然摇晃一下，不知是气血消耗过剧，抑或是我直感到的背

负着不胜负荷的冤曲。那为一袭黑衣衬托得几近于死白的容颜，为再度爆裂开来的热烈掌声展现一朵冷冰冰的笑靥。那种笑法，看起来竟然十分酷肖表兄神色上的一分说不出的苦涩。

“可惜今晚我没有在乐队伴奏，要不然一定想办法把冯至青介绍给你认识。怕只怕你荷包不足，听说一晚上要上万哪，可并不像你口中所说的‘低级’……”

表哥倏然由仰躺的坐姿猛可趋前攆向几上的酒樽，然后忿然地将空瓶高举，重重地往台面一搁，又颓然退倒在座椅上。

面对表哥无礼的表现，大伙竟然仁慈到与我一般视而不见，被打断谈话的海仔更是即刻击掌呼叫啤酒，表现出高度的容让。

“我看表哥已经喝得太多了，别——”

南施无力的劝说尚未告终，高佬已把表哥的酒杯斟满，并且说道：“喝酒，就是得尽兴嘛！”

就在我们一桌人为表兄无名的怒火分神之际，厅里的观众已然呈现出一堂奇异的喧哗，只见舞台上身着黑衣演出的女人，竟像打在白壁上清晰的暗影一般摇摇欲坠了。

“让我为……演出……最后一首……歌。”女人惨白的脸上显然是由于病态的痛苦而出现痉挛，但却显现一种对待自己十分严苛的执意，发出机能障碍磨损唱片一般凄厉的声音唱道，“……花会……憔悴……人会瘦……旧事新愁……一笔勾……”

铿然一声锐响，握在演出者手中的麦克风松弛落地，人

也跟着萎弱地在舞台上颓倒下来。强烈的舞台灯光，恰巧把女人网罗在浑圆的光圈里，清历可见女人的双手紧压在心腹之上，眉峰紧绞，因着强烈的痛苦而扭曲变形的嘴唇，并且流溢出乳白色的涎沫……

场内顿时形成一片发生变故时的杂沓轰乱。

这当儿，长时沉默地颓靠在沙发上的表哥却挺尸一般疾然立起身来，圆睁着一双惊惶失措的眼眸，失声叫着“至青，至青”，一边朝舞台伸长手臂，一边竟无视于面前桌几的阻隔朝前方迈进，整个人便歪歪扭扭随着单薄的茶桌一起倾覆下去。

大伙正七手八脚慌乱无措地搀扶起表兄，小日本正好奔挤到眼前来，语气紧急地催迫着：“快，赶快把他带走啊！”

在众人的牵制扶携之下，表兄一脸忧急之色，临到门边，仍然兀自伸长臂膀摇晃着一只修长有若钢琴家的手，口中无力地频频呼唤着女人的名字，并且不死心地企图往舞台方向挣脱。

随着小日本的导引，我们经由一道侧门，并缘着防火梯下到僻冷的后街。当我们终于成功地将表兄劫持进入车厢，驶离闪烁着青红两色霓虹灯的舞厅前门之时，一辆发出急促锐音的救护车将将开到。这时，表兄的呼唤挣扎早已被压制下去，成为微弱无力的悲鸣。

“待会我会到伽蓝街来找你。”小日本在车后叮咛。

回到寝室，表哥不再是一头马戏团里被驯服了的由美女带领的狮子，完全变成了被禁室的疯狂的野兽，表现出潜伏的原始性的暴戾凶狂。光是为着阻挠他外出的意愿，不但捣